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teal flowers and leaves on a light cream-colored base. The flowers are large and multi-petaled, with detailed leaf shapes interspersed between them.

曲 艺
老 邻 居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三篇曲艺。

“老邻居”写解放前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外号“淘气儿”，在解放后由于党的关怀和教育，成为一个又紅又专的工程师。这一显著变化，使过去的老邻居——未来的丈母娘大吃一惊。

“收徒弟”写老师傅在收徒弟的第一天，通过自己的行动，一面教徒弟学手艺，一面教徒弟养成勤劳节俭的优良作风。

“爸爸的菜刀”写一个老紅軍，在部队里担任炊事員，他曾經用两把菜刀克服了无数困难，立了不少功勋；复員后，他又将两把菜刀传给儿子，教导儿子繼承革命传统，战胜一切困难和灾荒。

曲 艺 老 邻 居

山东人民出版社 編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3641

开本 787×1092毫米 1/36 • 印張 13/18 • 字数 14,000

1961年9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3次印刷

印数：8,101—13,600

統一書号：T 10099 • 887

定 价：（5）0.07 元

目 录

老邻居 (鼓詞)	毛 金(1)
收徒弟 (山东快書)	洪 川(13)
爸爸的菜刀 (山东快書)	松 柳(21)

老 鄰 居

(鼓詞)

毛 金

東方發亮金鷄啼兒，
陳大娘輕手蹣腳起了身兒，
給閨女愛妮兒蓋好了被兒，
休假日叫她多多睡一會兒。
陳大娘剛要把床下，
忽聽見愛妮把話云兒：
“連金兒啊，咱們倆的那件事兒，
俺娘她保險同意沒問題兒！”
姑娘說完這麼兩句話，
又甜甜蜜蜜地閉上嘴唇兒。
陳大娘一听夢話明白了，
原來是閨女有了相好的人兒。
她心裏頭又高興來又生氣，
不住地埋怨閨女小愛妮：
搞好了對象不早對娘講，

叫为娘我一天到晚瞎着急儿。
这一回一块石头落了地儿，
再不用担心闺女没有女婿儿。
俺的爱妮儿今年二十五岁儿，
结婚正是个好年纪儿，
结婚后住上一年并二载，
给我生下个小外孙儿。
小外孙儿有意思儿，
蹬手蹬脚耍故事儿，
他哭一阵儿来笑一阵儿，
我再不用一人在家闷煞人儿。
陈大娘越思越想越高兴，
抱起个小猫“拍打拍打”当孩子儿。
吓的个小猫咪咪叫，
在床上惊醒了陈爱妮儿。
爱妮醒来直纳闷儿：
什么事俺娘喜的闭不上嘴唇儿？
大娘说：“姑娘大了外心大，
有了对象还瞒着她娘老年人儿！”
姑娘一听揭了她的底儿，
羞的她小脸变成苹果皮儿。
心暗想：多厚的墙也透气儿，
俺娘的消息真灵通儿。
既然她已知道了，

不如趁早对她說仔細兒，
你看她笑了半天把娘叫：
“娘啊，这个人还是咱的个老邻居儿，
解放前和俺住在一个院，
不偏不斜正对門兒，
他的小名叫淘气兒，
大名就叫徐連金兒。”
陈大娘听說那人是淘气兒，
不由的摇头撇嘴皺双眉兒，
想起了解放前的小淘气兒，
想起了淘气兒全家好伤心兒。
他的爹爹大港碼頭搬运貨，
叫鬼子打断腰骨伤了筋兒，
可怜他无錢治病丧了命，
他的娘无奈何改嫁跟了人兒。
小淘气跟着他的奶奶过，
老奶奶要飯养活这孩子兒。
十三、四岁上不起学不識字兒，
也沒有人教手艺兒，
越耍越野越淘气兒，
歪风邪气兒沾滿了身兒。
打的东邻孩子哭，
打的西邻找上門兒，
咱家和他住的近，

一天到晚吃他的亏儿，
刚刚刷好的石灰墙，
他划上王八划上神儿；
洗好的衣裳门口晒，
看不见他能给你抹上泥儿。
这些事还不算，
最气人要算那一回儿，
咱家里养着一只老母鸡，
每天下一个大蛋喜煞人儿，
小淘气弄了些烟袋油子把鸡喂，
药的它三天也没下蛋来没吃食儿，
你要是说他一半句，
他歪歪着脖子光骂人儿。
这些事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咱不能跟他结亲戚儿，
趁早跟他算了吧，
有的是些好女婿儿！”
爱妮儿说：“娘啊，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
听我把他现在的情况说仔细儿。”
大娘说：“他好比破鞋帮子拆‘铺衬’儿，（铺衬
即破布）
怎么说他也没有大出息儿。
你要不惹娘生气，
从今后不准你再提这个人儿！”

大娘說罷去做飯，
一旁可難壞了陳愛妮兒，
若是不聽娘的話，
怕的是娘一傷心出了問題兒，
若是聽了娘的話，
對不起愛人徐連金兒。
連金兒是個好青年，
無論如何不能跟他斷關係兒。
俺二人約好了今天看電影，
一看表過了三十分兒，
倒不如找到連金商量好，
有時再給娘來做解釋兒。
愛妮往南路去把連金找，
不湊巧從北路來了徐連金兒，
徐連金兒等的心煩躁，
想到宿舍找愛妮兒。
想起了解放以前做的事兒，
覺得不好意思再見大娘這個人兒。
又一想十幾年來我變了樣，
大娘一定不認識我連金兒，
到她家找着愛妮馬上走，
別的話兒不多提兒。
想到此一陣小跑到了宿舍，
哎，又不知愛妮家住在哪個門兒，

連金儿正想找人問，
迎面来了小李子儿，
小李子可神气儿，
爱說爱笑爱俏皮儿：
“噢，团支書要来走亲戚儿，
是不是找不上丈人家的門儿？
来来来，跟着咱，
咱算是紅娘引路人儿。”
說的連金儿装生气儿，
輕輕地揍了他一撇子儿。
不多会儿到了爱妮家門口，
小李直叫大孀子儿：
“大孀子，俺車間的团支書，
有事前来找爱妮儿。”
大娘急忙讓进屋，
拿烟倒水搬椅子儿，
讓着連金儿一旁坐，
陈大娘打量这个年輕人儿：
只見他高高的个，寬膀子儿，
粗粗的胳膊有力气儿，
黑头发，长脸子儿，
高高的鼻梁双眼皮儿。
大娘看罢多一会儿，
笑嘻嘻地把話云儿；

“团支書，你們真是能干的人儿，
一天到晚忙不停儿，
过节刚刚放了假，
是不是又为生产找上門儿？”
連金忙把大娘叫：
“大娘啊，生产任务沒問題儿，
今天放假沒有事儿，
順便前来串串門儿。”
大娘連說：“好好好，
有工夫常来談談心儿。
你和爱妮一个車間？
你是不是也看車床子儿？”
連金为了少說話，
“嗯嗯！”光嗯不說別的詞儿。
小李一旁沉不住气，
急忙替他做解释儿：
“大孀子，原来他也把車看，
生产上月月超額得紅旗儿，
因为他精通机械会画图，
現在提升工程师儿。”
大娘說：“工程师有手艺，
还得有那深學問儿。”
小李說：“他的學問就不淺，
現在上业余大学二年級儿，

他有干劲儿来有鑽劲儿，
創造了若干新机器儿，
光荣地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儿，
他真是又紅又专的技术人儿。”
大娘說：“人家他爹娘下的本錢大，
培养他学好了文化学手艺儿，
如今当了工程师，
您爹娘真是一个明白人儿。
团支書，您爹娘今年多大年紀？
他二老身体可壮实儿？”
陈大娘一句一句往下問，
一旁可难坏了徐連金儿，
要解释怕漏了葯鷄的事儿，
不解释又覺得心里怪慚愧儿。
左思右想多一会儿，
对着大娘做解释儿：
“大娘呀，解放前俺家穷的要飯吃，
沒有錢讀書学手艺儿，
解放后是党把我送进工厂，
教育我学到了文化和技术儿，
培养我的爹娘本是共产党，
毛主席是我一生的大恩人儿。”
陈大娘听了这些話，
暗夸奖这个青年有出息儿，

說話穩重態度好，
思想進步懂道理兒，
愛妮要找到這麼一個好對象，
為娘我哪能不稱心兒。
又一想愛妮已經愛上小淘氣兒，
覺得象磚頭堵住心尖子兒，
我說叫她退了親兒，
氣的她出去半天不進門兒。
陳大娘想罷多時有有有，
何不叫團支書勸勸小愛妮兒。

(白)俺閨女是團員，叫團支書勸勸她跟淘氣兒斷了

關係。對，就這麼辦！
這件事不好直着講，
你看她繞着圈子拉主題兒：
“團支書，你們對團員可要多幫助，
尤其是俺家小愛妮兒，
叫她好好工作和學習，
更不要在婚姻事上出問題兒，
俺那個愛妮太年輕，
她自己分不出那孬好人兒，
找了個對象真不好，
我不同意，她可戀的入了迷兒。”
連金一听大娘的話，
心里頭又急又氣怨愛妮兒，

你不爱我就拉倒，
何必要一箭双鵰欺騙人儿。

回头忙把大娘叫：

“大娘，这个人他叫啥名字儿？”

大娘說：“咳，別提了，解放前俺的个老邻居
儿，

这个孩子沒出息儿，

他的小名叫淘气儿，

大名就叫徐連金儿。”

“啊”連金儿听罢如梦醒，

想解释又怕說不清，

千言万語难出口，

一动不动象个木头人儿。

大娘一看納了悶儿：

“团支書，你这是为了什么事儿，

不言不語两眼直出神儿？”

小李在一旁看故事儿，

笑的他两手捂肚子儿，

守着淘气儿說淘气儿，

看起来丈母娘还不認識新女婿儿。

“大孀子，团支書就是当年的小淘气儿，

他的名就叫徐連金儿，”

“啊？”大娘一听紅了臉，

又羞又喜怨自己儿：

“我是老眼光，旧脑筋儿，
看事儿跟不上这新社会儿，
没想到又野又坏的小淘气儿，
转眼成了文武双全招人喜爱的小伙子儿。
看起来党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教育，
真比那生身父母强万分儿。
早知道淘气儿出息的这么好，
我决不能弄的两头不是人儿。
小李子，快点去把爱妮找，
就说我同意这门亲儿。”
老大娘应下亲事算一段，
结婚时再唱下一回儿。

收徒弟

(山东快書)

洪 川

說了个同志本姓李，
头发花白整五十。
他在工厂里把活干，
解放前二十年沒离火炉子。
解放后实现了电气化，
这才扔下了半节烟筒破扇子。
要問他干的什么活，
蘸着焊錫焊鉄皮。
这一天来了車間刘主任，
送来了一个学徒的，
这徒工頂多不过十六七，
細眉大眼怪伶俐。
車間主任作了介紹，
小伙子名叫王志琦。
李师傅一見心高兴，

一心要教个好徒弟。

他送走了車間刘主任，

滿脸堆笑叫志琦：

“魯班学艺走天下，

巧匠都是苦学的。

耳听心記眼睛看，

还得靠着手勤俐。

你不懂的尽管問，

你师傅不是保守的。

今天你先看我干，

明天下手学手艺。”

王志琦連說：“好好好！”

瞪起大眼看仔細。

但只見师傅人老手艺精，

活路干得真精細。

焊的縫好象尺子划了綫，

又細又匀笔直的。

这小伙子眼明手快閑不住，

給师傅倒水拿活递家什。

李师傅喜得閉不煞嘴，

心里直夸奖他的好徒弟。

王志琦暗夸师傅脾气好，

心里話：咱可真是好福气，

且不講师徒結緣心高兴，

轉眼間太陽壓山日偏西。

下班的電鈴叮鈴叮鈴響，

李師傅放下家伙叫徒弟：

“志琦，你先等等我，

我上茅房解手去，

地下你先別打扫，

等我回來再收拾。”

師傅說罷出門去。

剩下徒弟在屋里。

王志琦舉目抬頭四下看，

全車間人人忙着收工具。

有的人提起背包要回家，

也有的拿着飯碗要吃飯去。

志琦想：

師傅忙了一整天，

還真能等他回來再收拾。

手藝活兒俺干不了，

還不會掃地抹桌子。

他先把材料歸并好，

又把工具放整齊，

忙把笤帚拿在手，

叮鈴鈴，唰啦啦，地上掃得溜光的。

垃圾土，碎鐵皮，

撮了冒尖的一簍箕。